

她的生影响了“全世界” 她的死更是震惊了全球！

4

是杀人！

有一次她去参加，美国旧金山的国际学术研讨会，演讲题目是《强奸南京》，当场就有两个日本人站起来，向她厉声发难，她据理力争，铁证如山的事实，让两个日本人哑口无言，最后灰溜溜地逃离会场。

日本驻美大使公开发表声明：污蔑《南京大屠杀》，是“非常错误的描写”。她接受了“吉姆·里勒尔新闻节目”的访谈，当场驳斥，予以了对方强有力的还击。事后说起这件事，她的母亲语气里还满是骄傲：“她非常强硬，非常正面的回击，她的英语又好又流利，结果那个日本人当场道歉。”

可日本人的威胁越来越过分，一些恶意来信出现在她的信箱，其中有一封还夹着两颗子弹。更让她感到百口莫辩的是，有无数西方人士也对她的努力，进行着各种污蔑，有人说她的出书目的不纯，有人说她夸大了受害者的数量，……

尽管她以强烈的正义感，和大无畏的勇气揭露真相，但这本书，让她的精神付出了巨大代价。



一个弱女子用自己的双手，去翻开那尘封的血淋淋历史，定然是被拉进那个不堪回首的漩涡中。但是她用自己并不宽厚的双肩，挑起了这个沉重的担子，终于，她的灵魂不堪重负，每天活在恐惧之中，甚至还因此罹患了抑郁症。母亲说：原来的张纯如消失了，再也回不来了，没有药物、没有疗法能够让她恢复，而她是知道的。

但她始终没有停止工作，2003年，身心俱疲的她，又为自己关切的中国人，出版了厚达500页的《美国华人》。

她还打算去学法律，将来代表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，与日本打官司，要求日本赔偿他们的损失。她还强烈渴望把《南京大屠杀》，拍成一部真正的好莱坞电影，以便让更多的世人知晓并接受，那段几乎被遗忘的残酷历史。

后来，她一度情绪崩溃，在医院住了五个月，没有人知道，她又接触到了多少，罄竹难书的罪恶？又发掘到了，怎样阴鸷黑暗的一角？

她的身上背负了太多，太多，愤怒和悲哀的人，很难在这世上安逸地存活，每一日都会变得无比漫长。那些死难者的魂灵已渗入了她的魂灵，最终构成了她记忆的一部分，对我们而言，30万只是一个数字，对她而言，30万却是，难以承受的生命重量。

2004年11月9日，这个曾为南京30万冤魂，奔走呼号的女子，在一段荒僻的美国公路旁，掏出手枪，解放了早已不堪重负的灵魂，离开了这个她无比热爱的世界，年仅36岁。

她的死，震惊了全球。死前，她留下了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：

我曾认真生活，为目标、写作和家人真诚奉献过。

美国230多家报纸、电台、电视台播放了她的去世消息，很少有华裔作家能够像她这样，引起西方世界如此巨大的关注。她被安葬于加州的洛斯·阿图斯镇，一处叫“天堂之门”的墓园里。墓碑上嵌着她微笑如天使的照片，写道：“挚爱的妻和母亲，作家、历史家，人权斗士。”

作家叶鸿是她的生前好友，他说：“她来到这个世上，就是来表达一种真实的声音。”美国《侨报》在悼念她的文章中说：“她想撑起整个的天空，但她的战场无涯，敌人难数……，她牺牲了自己。”

对于她的父母和孩子，失去的是女儿和母亲；对于中国人，我们失去的，是一个正直的同胞和朋友；而对于整个世界，我们失去的则是一个，勇于说真话并努力让别人相信事实的人。

她曾说：每个人都会死两次，第一次是肉体的死亡，这是人生的必经阶段；第二次是记忆的死亡，亦就是这个人，从别人的记忆中，逐渐消失、淡忘，这个人的精神、作为已经被别人淡忘，遗留在历史深处，逐渐沉淀。有些人虽然肉体死了很多年，但是他们的精神、到如今仍还让人深刻地记着，并且在遵循着，这种人就是永垂不朽的。而她，无疑就是永垂不朽的那一个！

她走了，带着对

人性的绝望，可她的影响，直到今天都没有结束。因为她，日本的罪行曝光天下，日本追求政治大国的步伐也被打断。

她走了，可她早已是万古流芳，有人说：她用自己的一生，为三十万沉睡的亡灵奔波，但她自己却始终漂泊海外。可如今，她终于回来了，回到了祖父与曾祖父生长的地方，中国江苏淮安，有如落叶归根。

2017年，在淮安市淮阴区古淮河北岸，占地面积3.6万平方米，布展面积约1000平方米的，张纯如纪念馆正式对外开放。纯如，她终于回家了！

以她的才华，写风花雪月、儿女情长一样会成功，可她毅然选择了正义，心怀慈悲地一次次地，写下世人的苦难和历史的悲壮，记述本身，就已经是壮举。

她是出生在美国衣食无忧的二代华裔，南京大屠杀本就与她无关，可她为阴霾下仍能看到善之花，为悲伤得以在宁静庄严中存在，为疯狂得以在坚强博大中消弭，她甘愿为正义，为人道，为无言者，请命！

南京大屠杀，30万同胞的鲜血，中国人不能忘！张纯如，如梦如纯，这个名字，我们每一个中国人，也不可忘！

2019年11月9日，张纯如逝世15周年，她值得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，致敬！缅怀！

